

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

祖國

24

發行人 龍 取 直

主 編 劉 榮 煥

發行所：祖 國 社

地 址：重慶字水街67號

代 售 處：各 大 書 店

定 價：五 分

一 丁 等 郵 費

全 年 二 元 另 加

國策不變論……………龍取直

勝仗決定一切……………未 明

對蘇倭停戰協定不可沈默……………胡秋原

建設與憲政……………張安世

再論歐戰與各國態度……………胡秋原

三民主義之本質……………未 明

隨感錄(五則)……………一 丁 等

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……………胡秋原

國策不變論

龍取直

最近三星期歐洲的變化，比戰後二十二年還要險惡。政治上的悲劇喜劇，總算洋洋之大觀。戰中是謠言蔓延之日，正如夏天是蚊蟲活動之時。而最近之飛短流長，也驚奇怪之能事，特別是英國(即與日本有瓜葛之英國)通訊社，更乘機佈散其洋謠。對於謠言，我們要冷靜。而同時，不必畏其已可，亦不必斷其必無。但決不可因謠言懈怠當前。無論國際形勢如何，無論語言變化如何，有一點是無疑的，我們的國策是不變的。最高統帥告訴我們：以不變應萬變。要深切認識，這不是宣傳，而是生死的真理。

所謂國策不變者，在今日至少是兩點意思：

第一是抗戰國策不變。無論友邦態度如何，我們抗戰到底是無問題的。國際形勢根本于我有利，只要抗戰到底國際形

勢也壞不了。我們千萬不可為外界一時表面形勢所迷惑。抗戰是求生大路。國際形勢至多不過一時的陰晴。天陰要定，天晴也要走。況且今天決定勝負者是軍事。國際形勢只有副才作用。軍事形勢勝在前者于我們有利。能打勝仗，國際形勢還要更好。我們只有努力抗戰，加強抗戰。

其次，是外交國策不變。我們外交國策是什麼？就是聯合一切友邦，特別是美蘇英法，共同抗日。無論各友邦一時態度如何，無論各友邦間一時關係如何，與我國抗戰有共同之休戚，對日無根本妥協之可能。至於德義，他們與日寇關係亦無根本變化，最近消息更證實三國關係依然如昔，我們的觀感決不變更。倘若德義與日本國沒有根本變更，更其補說，縱使德意合作，不變更我們對德關係，縱使意蘇合作，不變更我們對蘇關係。因為我們重利害，重恩怨，也重道義。

所謂國策不變者，自不是說一切照原樣之意。而是方向是不變的，效率則當增強。我們受病之處，不在大政方針，而在工作之效率不高。我們的國策無變動之可能，而工作則有緊張之必要。

勝仗解決一切

未明

紀念九一八八週年

八年前我們蓋上了恥辱的記號，今天我們在作雪恥的戰爭，我們在今天可以檢討一下各方面的情勢。

敵人：敵人勢力範圍已充分表現。日下敵人在政治上進引兩件事情。第一，在外交上和緩各國；第二對華擴大汪精衛的傀儡運動，此外最近軍事上正在加緊進攻，特別進犯長沙。然而以內的困難也是無法打開的。國際形勢，今天不是日本一篇宣言，一個新人，一個委務所能改變的。而在國內，今日何部政府雖一意勾結海軍，推行于垣政策，但陸軍還仍把持大本營發號施令。這矛盾不是十倍于二二六之天流血是不能解決的。至其軍事進攻與漢奸運動只有我們堅決杜絕，也是問題。國際情形：今天歐戰爆發，但與我國沒有直接不利影響，是很顯然的。許多謠言不久也會自滅的。雖有許多對歐局迷感，其實簡單得很，都可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解釋的。至于其影響也簡單，如我們能在最近打勝仗，國際形勢有何問題呢？歐戰對策不外實現「軍事第一勝利第一」。如何才能打勝仗呢？這就要我們「意志集中，力量集中」。

自己：一切問題在于自己。我們自己情形如何呢？我以為進步很多，而缺點也是很多的。在前綫，遠征的將士固然很多，然應加強改善之處自也不少。在後方，踐踏工作者固然很多，為人事糾紛所誤之虞，自也不少。

目下敵人的自然還在進攻晉東南與鄂西。為了攻鄂西，敵人在湘鄂邊動，目的自在先下長沙。全國需要更加振作，加強前線戰鬥力，後方生產力，才能打勝仗，而打勝仗，就能解決一切問題，能雪恥，能獲不斷的勝利，到東北之將復。

照敵入目下的各種做作看，這一種可能僅是很大的。即敵人一面作掩護性的進攻，同時則欲使汪王張三通，成立一傀儡組織，於是敵人便以其走狗為司令，宣佈和平，於是敵人縮小他的戰線，將主力移于華北，而在華中東南只派兵于無功地盤。然後以政治之欺騙，掩護其經濟之掠奪。敵人在軍事上陷于無功法狀態下，這一辦法對他最有利。汪

遊說敵人可撤華南之兵，這并非敵之好意，而是敵之陰謀。要打破敵人這一陰謀，除了加緊齊奸運動以外，就要在軍事上有圓滿布置和有力反攻。培養和增強反攻，這是今天的中心工作。必須有堅強的反攻力，才能完成勝利。

對蘇倭停戰協定不可沉默

胡秋原

本月十六日蘇俄在莫斯科成立停戰協定，約定雙方停止敵對行動。這事情很不尋常，也是日寇之又一屈辱。但我們不能不表示遺憾者，即倭使東鄉與英洛托夫聲明兩人的同意。在最短期間，由蘇聯軍代表及日寇軍代表組織一委員會，以便決定近來衝突地帶中蒙古與滿州之境綫。外蒙及東北均為中國領土，友邦蘇聯這一同意，不僅有害中國主權，而且也是受日本欺騙，事實亦認傷國。這一事的危險性實不下於有田克榮其之聲明。

我們對於敵人無話可說，但對於友邦行動足以造成其中日寇奸計之行為，不能不引為遺憾。因凡有損中國者，遲早必有損於友邦。惟其我們與友邦關係很密切，我們遺憾也愈很深刻。

當東京聲明發表後我政府曾提出抗議，并發表聲明。我相信政府有作同一表示之必要。我相信友邦對我國立場當能諒解。此次停戰，極為我們歡迎，因為中國不僅無希望友邦陷入戰爭漩渦之意，而且這也表示敵人力量之薄弱與墮落。我們深信這一協定也并非什麼蘇倭妥協的表示。但友邦與敵人任何協定有損中國主權之時，我們不能不希望友邦再考慮其態度。

或者有人說，如我們有表示，不怕引起友邦不快樂？我看是不會的。我們須知可憐不能引起同情，惟有可敬才能增強外援。我們對美抗議并未引起英國進一步對日妥協。而我們深信，深切同情中國抗戰之友邦蘇聯，必能了解我國聲明之必要。

我們願意向友邦表示，中日感謝蘇聯對我國援助，但不能不遺憾蘇聯與日本停戰協定之涉及中國主權。

建設與憲政

張安世

在日寇與俄之中，國際風雲之中，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開會。我們對蔣總長的休會詞，完全擁護。此次大會之收效，除擁護不變國策，要討汪逆諸奸以外，較重要的，當推川康建設案及召集國民大會案。顯

然，已遲者不可再遲，但問題不在乎遲；稍早者不妨預備，但問題在乎如何有效預備。

此次川康建設方案是以就地調查所得為根據的，所以與其他方案不同，實有極大價值。其全文作者雖得略知大略，但未公開以前自不必論列。然就已發表者而論，我不能不有兩一感想。（此文到時續要尚未發表——編者）

第一，我們的方案，過去業已很多，其所以僅于方案者，原因固多，但主因之一，是計劃太大。計劃一天，經費問題，人事糾紛，都自然構成阻力。大處著眼，小處着手，這是治事金言，亦應時針。十鳥在林，不如一鳥在手。這是原則之一。原案項目很多，但似乎不無繁複之處。今天談建設，不外二大中心工作，一是國防工業，一是民生衣食之需。而要完成這兩事，要健全政治，要開發交通。而要解決交通問題，也非解決政治問題，所謂政治問題者，就是禮之統一，官吏之廉明。這是原則之二。

第二，今天要進行建設，不缺原料，不缺人工，只缺乏資本與技術。資本如何籌集，技術困難如何克服，決定建設的成功失敗。倘若這兩個問題不解決，一切方案，就無法實現。資本者，指機器而言。倘無機器，就要有買機器之金錢和地方。技術者，指運用機器之能力和勞力而言。倘無此等能力和勞力，就要有此項人才和訓練此項人才的新法。今天我們自己固可解決一部份資本與技術問題，但主要來源，不能不求諸外國。如何以政府或私人接洽友邦政府或私人之投資，應該是不能忽視的問題。

據我們一淺見，集中力量解決這些關鍵問題，建設大業，乃有實際。

說到憲政，是三民主義之目標之一。拉羅以來，這問題雖得待成，徒有此

但大家既要求民治憲政，就要先取得其條件。譬如我們要到成都，徒有此心，而不解決放寬問題，車船飛機問題，天天談到成都，是一句空話。現在有一般人有這一意見，以為將國民參政會擴大為一議會就有民治，果然民治如此容易達成，則政府一紙命令就行了。而民元以後，何嘗無兩院，倘若那叫民治，我們革命幹什麼呢？又有人以為，由國參會製定憲法，就有憲政。但國參會既無製憲之權，一紙憲法，亦不說明憲政之憲法。有人明知今日無民治，可是談什麼相當民主，有限制民主。如何相當，如何限制，轉根到底，是莫明其妙之談。我敢奉勸一般熱心民治的諸公，今日老百姓及國家所苦者。說到民治，也決不是所謂名流學者令之無權威，還不是民治與否問題。說到民治，也決不是所謂名流學者主政，就可實現的。人民根據其自由意志選舉出來的代表行使國家治權，才叫民治。要達到這一步，要抗戰勝利，要國家安定，要工業教育之擴張；而在今天，是難明法紀，集中人才，提高行政效率等問題。今天國民黨主政，照我看來，是一既成事實問題不是黨治理論問題。但國民黨也好，非國民黨也好，大家要抗戰勝利。今天不是黨治對民治問題，而是無法與法治問題，貪腐對廉能問題。而無論國民黨也好，非國民黨也好，為抗戰建國成功，不能不說都要求法治，都要求廉能。作者至今日止，不是國民黨員，不會偏袒黨治。但許多不合正理而不由的議論，徒惹糾紛，信于中國政治毫無益處。我們不要以為中國政治比過去，假如說，比宋朝有完全不同的基礎。但我們不希望我們仍舊循日士大夫朋黨之口舌，無端重要的閑言不必管，但抗戰建國的中國問題不可懈怠。

有人說，今天是實行憲政的時候。可是他們沒有說出其理由，而也許他們也未嘗真正明白何謂憲政。這些議論原不足重視，不為因此是就誤讀修正黨改革，且使一般人的頭腦日益益混亂，是可憐的。譬如，有人將中山先生遺囑國民會議也看作國民大會，即是極不濟之一例。此次國參會決定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，多少將這問題澄清了。即是惟有真正國民大會召集之後，中國才有憲政之可言。但要使國民大會真成爲一個國民大會，必須抗戰勝利以後。在抗戰期間，要事是軍事與建設，是集中人才厲行法治，此時高唱民主，除增加政治粉飾口舌

以外，是毫無結果的。

總之，無論建設，無論政治，沒有什麼比法治還更基本的問題。我想舉一小事為例。作者有一商人朋友，今年四月運一批貨來渝。在萬縣即為某機關所阻，說是此貨某機關已統制。但同時則要求納賄。這朋友拒絕了。於是這貨便不能動。後來這朋友直接向某機關請示，知道該貨并未統制，不禁內地運銷。但迄今五月，該貨依然扣着。

讀者試想，如此類事不解決，建設可能不可能呢？民治可能不可能呢？一切有礙于中國政治者，應為老百姓着想，不要為自身說法。

再論歐戰與我國態度 胡秋原

這一次歐戰爆發之快及其一連串之變，是出乎許多人之外。我事前常想，三國談判必可成功，而歐戰一時不會爆發。然年來料事不中，就是這一次。因我以爲歐洲諸國都不願真正戰爭，而假如要和平，只有三國合作一法。然列強政治家之不及遠慮，歐戰終於發生。而我相信，在西方人類造成這一錯誤之後，也將在三二十年內食其果報。這是值得惋惜的。但這三週的事變，也將給我們以莫大教訓。

這教訓是兩面的。第一，我想國人一定更難了解國家至上之義，沒有一國外交不是以本國利益爲前提的；第二，但不要以爲所謂現實主義是可法的。短視并非現實。我們應該切認，我們國家是不可變的。

但重要問題，是我們對當前形勢的態度。
十一天前我在本刊寫了一篇歐戰及我國態度以後，這十一天間發生幾件重大事件：

- 一、波蘭抵抗力意外脆弱，政府領袖逃亡國外。以至被拘。
- 二、蘇聯進兵波蘭，蘇德發表共同聲明，改組波蘭。
- 三、戈林及希特勒先後演說，企圖「速和速結」。
- 四、蘇聯與日本成立停戰協定。

在這幾件事中，蘇聯進兵波蘭是決定性的事實。我們應對蘇聯西進後的歐局及對策，作一再檢討。

(一) 歐戰之前途

蘇聯進兵，自更加速波蘭之亡國。這一事，引起世界各種不同的觀

感。作者的意思如此：波蘭之有今日，是咎由自取。他過去與我中國亦有怨隙，因與日偶亦有勾結。我輕視波蘭政府。然今日波蘭畢竟是弱者，我們亦不必對波蘭民族幸災樂禍。這是我們民族精神。至于蘇聯之進兵，當然由于國防之迫切必要，而官言援助烏克蘭及由俄羅斯人民，我們相信，這有其正當理由。否則整個波蘭爲德國佔去，有何好處呢？不過德蘇共言言「波蘭已夫其獨立自然條件，組織分子複雜，政府組織不良，理應消滅」我們極難苟贊，因我國相信內政不能作戰爭之理由。然蘇聯是我們的友邦，而我們對波蘭毫無同情，蘇聯進兵波蘭，與遠東亦無重要關係（但蘇日協定與進兵波蘭是有關係的），這一事，我們自毋庸研究。

所值得注意的，首是蘇聯進兵波蘭對於歐戰影響。蘇聯業已聲明，此舉不更鞏其「中立」地位。目前英法與蘇聯似無戰爭狀態之可能。因爲似乎雙方都不願多樹一敵。但波蘭業已喪失戰鬥力，一個傀儡組織大概很快實現，英法還是否戰下去呢？這在今日的確是一問題，并的確是很微妙。歐戰和的可能性都有。但今後戰事延長與擴大的可能性似乎更大。而巴爾幹將成爲糾紛之一中心。在這情勢下，值得注意的，是土耳其和義大利的態度。目下形勢，土耳其將多站在蘇聯一面，而義大利轉入英法方面也未可知。晚來的局面，將決定于力的對比了。

(二) 對於遠東影響

倘若如此，這給與遠東戰爭影響如何呢？
今天最大的幸事是日本已無力發動世界戰爭之虞。蘇聯一時尚不會捲入歐戰漩渦。但假定將來不免如此，會怎樣呢？是否會形成蘇日之妥協呢？

我以為蘇日問題和英日關係一樣。在某種程度上，英日蘇日妥協是可能的，但日本妥協是不可能的。因爲蘇聯知道，萬一日本在中國得手，蘇聯在參加歐戰之後，必馬上受到日本的攻擊。因此，蘇聯萬無犧牲中國作戰之理由。

至于美國，對遠東將表示得更爲積極。最近英軍用機事飛非島，這是美國態度決心之明白表示。這一表示，無疑可影響遠東形勢。

建設與憲政

張安世

在日寇環視之中，國際風雲之中，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開會。我們對蔣總長的休會詞，完全擁護。此次大會之收場，除維護不變國策，聲討汪逆諸奸以外，最重要的，當推川康建設案及召集國民大會案。顯

我們以為今天談川康建設方案似乎稍遲，而談憲政，似乎稍早。自然，已遲者不可再遲，但問題不在此；稍早者不妨預備，但問題在於如何有效預備。

此次川康建設方案是以實地調查所得為根據的，所以與其他方案不同，實有極大價值。其全文作者雖得略知大略，但未公開以前自不必論列。然就其發表者而論，我不能不有第一感想。（此文到時稿要尚未發表——編者）

第一，我們的方案，過去業已很多，其所以僅于方案者，原因固多，但主因之一，是計劃太大，計劃一大，經費問題，人事糾紛，都自然構成阻力。大處着眼，小處着手，這是治事金言，亦應時針砭。十鳥在林，不如一鳥在手。這是原則之一。原案項目甚多，但似乎不無緩急之處。今天談建設，不外二大中心工作，一是國防工業，一是民生衣食之需。而要完成這兩事，要健全政治，要開發交通。而要解決交通問題，也要解決政治問題，所謂政治問題者，於是機構之統一，官吏之廉明。這是原則之二。

第二，今天要進行建設，不缺原料，不缺人工，只缺乏資本與技術。資本如何籌集，技術困難如何克服，決定建設的成功失敗。倘若這兩個問題不解決，一切方案，就無法實現。資本者，指機器而言。倘無機器，就要有買機器的金錢和地力。技術者，指運用機器的能力和努力而言。倘無此等能力和努力，就要有此項人才和訓練此項人才的辦法。今天我們自己固可解決一部份資本與技術問題，但主要來源，不能不求諸外國。如何以政府或私人接洽友邦政府或私人之投資，應該是不能忽視的問題。

據我們的淺見，集中力量解決這些關鍵問題，建設大業乃有希望。

說到憲政，是三民主義之目標之一。特戰以來，這問題談得很多。

但大家既要求民治憲政，就要先取得其條件。譬如我們要到成都，徒有此心，而不解決旅費問題，車船飛渡問題，天天說到成都，是一句空話。現在有一般人有這一意見，以為將國民參政會擴大為一議會就有民治，果然民治如此容易達成，則政府一紙命令就行了。而民元以後，何嘗無兩院，倘若那叫民治，我們革命幹什麼呢？又有人以為，由國參會制定憲法，就有憲政。但國參會既無製憲之權，一紙憲法，亦不說明憲政之實。有人明知今日無民治，可是談什麼相當民主，有限制民主。如何相當，如何限制，歸根到底，是莫明其妙之談。我敢奉勸一般熱心民治的諸公，今日老百姓及國家所苦者，是機構之不統一，貪污之深廣，法命之無權威，還不是民治與否問題。說到民治，也決不是所謂名流學者主政，就可實現的。人民根據其自由意志選舉出來的代表行使國家治權，才叫民治。要達到這一步，要特戰勝利，要國家安定，要工業教育之擴張；而在今天，是嚴明法紀，集中人才，提高行政效率的問題。今天國民黨主政，照我看來，是一概政事實問題不是黨治理論問題。但國民黨也好，非國民黨也好，大家要抗戰勝利。今天不是黨治對民治問題，而是無法與法治問題，貪腐對廉能問題。而無論國民黨也好，非國民黨也好，不是不說都要求法治，都要求廉能。作者至今日止，為抗戰建國成功，不能不說都要求法治，都要求廉能。作者至今日止，不是國民黨員，不會偏袒黨治。但許多含正理而不由的議論，徒惹糾紛，信于中國政治毫無益處。我們不要以為中國政治比過去，假如說，比宋朝有完全不同的基礎。但我不希望我們仍沿舊日士大夫朋黨之口舌戰禮正當的職務。而執政之國民黨自亦應歸諸國治，明法紀，集人才。無關重要的閑言不必管，但抗戰建國的中心問題不可懈怠。

有人說，今天是實行憲政的時候。可是他們沒有說出理由，而也許他們也未嘗真正明白何謂憲政。這些議論原不足重視，不過因此是就誤讀樹正當改革，且使一般人的頭腦日益混亂，是可憐的。譬如，有人將中山先生遺囑開國民參政會也看作國民大會，即是概念不潔之一例。此次國參會決定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，多少將這問題澄清了。即是推行真正國民大會召集之後，中國才有憲政之可言。但使國民大會真成爲一個國民大會，必須抗戰勝利以後。在抗戰期間，要事是軍事與建設，是集中人才厲行法治，此時高唱民主，除增加政治糾紛口舌

以外，是毫無結果的。

總之，無論建設，無論政治，沒有什麼比法治更基本的問題。我想舉一小事為例。作者有一商人朋友，今年四月運一批貨來滬。在蕪縣卸貨某機關所阻，說是此貨某機關業已統制。但同時則要求納賄。這朋友拒絕了。於是這貨便不能動。後來這朋友直接向某機關請示，知道該貨并未統制，不禁內地運銷。但迄今五月，該貨依然扣着。

讀者試想，如此類事不解決，建設可能不可能呢？民治可能不可能呢？一切有礙于中國政治者，應為老百姓着想，不要為自身說法。

再論歐戰與我國態度

胡秋原

這一次歐戰爆發之快以及其一連之連變，是出乎許多人之外。我事前常想，三國談判必可成功，而歐戰一時不會爆發。然年來料事不中，就是這一次。因我以為歐洲諸國都不願真正戰爭，而假如要和，只有三國合作一途。然列強政治家之不及遠視，歐戰終于發生。而我相信，在西方人類造成這一錯誤之後，也將在三二十年內食其果報。這是值得惋惜的。但這三週的事變，也將給我們以莫大教訓。

這教訓是兩面的。第一，我想國人一定更詳了解國家至上之義，沒有一國外交不是以本國利益為前提的；第二，但也不要以為所謂現實主義是合法的。短視并非現實。我們應該切認，我們國策是不可變的。

但重要問題，是我們對當前形勢的態度。十天前我在本刊寫了一篇歐戰及我國態度以後，這十二天間發生幾件重大事件：

- 一、波蘭抵抗力量外脆弱，政府領袖逃亡國外。以至被拘。
- 二、蘇聯進兵波蘭，蘇德發表共同聲明，改組波蘭。
- 三、戈林及希特勒先後演說，企圖「連和連新」。
- 四、蘇聯與日本成立停戰協定。

在這幾件事中，蘇聯進兵波蘭是決定性的事實。我們應對蘇聯西進後的歐局及對策，作一再檢討。

(一) 歐戰之前途

蘇聯進兵，自更加速波蘭之亡國。這一事，引起世界各種不同的觀

感。作者的意思如此：波蘭之有今日，是咎由自取。他過去與我中國亦有怨隙，因與日俄亦有勾結。我輕視波蘭政府。然今日波蘭畢竟是弱者，我們亦不必對波蘭民族幸災樂禍。這是我民族精神。至于蘇聯之進兵，當然由于國防之迫切必要，而宣言援助烏克蘭及白俄羅斯人民，我們相信，這也有其正當理由。否則整個波蘭得德國佔去，有何好處呢？不過蘇聯共黨宣言「波蘭已失其立國自然條件，組織分子複雜，政府組織不良，難以救濟」我們既難救濟，因我們相信內政不能作戰爭之理由。蘇聯是我們的友邦，而我們對波蘭毫無同情，蘇聯進兵波蘭，與遠東亦無重要關係（但蘇日協定與進兵波蘭也是有關係的），這一事，我們自毋庸研究。

所值得注意的，首是蘇聯進兵波蘭對於歐戰影響。蘇聯業已聲明，此果不更變其「中立」地位。目前英法與蘇聯似無戰爭狀態之可能。因為似乎雙方都不願多樹一敵。但波蘭業已喪失戰鬥力，一個傀儡組織大概很快實現，英法還是否戰下去呢？這在今日的確是一問題，并的確是很微妙。戰與和的可能性都有。但今後戰事延長與擴大的可能性似乎更大。而巴爾幹將成爲糾紛之一中心。在這情形下，值得注意的，是土耳其和義大利的態度。目下形勢，土耳其將多站在蘇聯一面，而義大利轉入英法方面也未可知。總來的局面，將決定于力的對比了。

(二) 對於遠東影響

倘若如此，這給與遠東戰爭影響如何呢？

今天最大的奇蹟是日本已無力量投世界戰爭之譏。蘇聯一時尚不會捲入歐戰漩渦。但假定將來不免如此，會怎樣呢？是否會形成蘇日之妥協呢？

我以為蘇日問題如英日關係一樣。在某種程度上，英日蘇日妥協是可能的，但根本妥協是不可能的。因為蘇聯知道，萬一日本在中國得手，蘇聯在參加歐戰之後，必馬上受到日本的攻擊。因此，蘇聯萬無犧牲中國作戰之理由。

至于美國，對遠東將表示得更爲積極。最近美軍用機事飛非島，這是美國態度決心之明白表示。這一表示，無疑可影響遠東形勢。

(三) 如蘇聯參戰、中國政策應如何？

我以上期一文所說的政策，仍然是適用的。我們的友邦是英美蘇法。這不因戰爭及友邦關係之變更而變更。

蘇聯援助中國抗戰，所以是我們的友邦。因此，如蘇聯參加歐戰時，我們對英法態度同樣適用於蘇聯。即盡我之所能援助蘇聯。

但倘若蘇聯與英法正式宣戰呢？我們當然對雙方都守善意中立，盡一切國際法上中立國的道義與義務。蘇聯中立期間，我們仍應同情英法。英法與德戰是一回事。英法與蘇聯戰是一回事。英法與蘇德戰又是一回事。我們的政策是很簡單的，以牙還牙，以桃報李。

因此，我堅信今日中國有表示態度的必要。態度因環境而異，但原一是不變的。

或者有人說，國際形勢不清，不如觀望。同胞們！這才是依賴態度。我們不要小看自己。四萬萬人之左右袒，是一件不輕重的事嗎，我們的態度應該怎樣呢？我以為可以要約為這一句話：

「中國對列國戰爭之態度，一視列國對中國抗戰態度而定。」

九月二十日

三民主義之本質

未明

三民主義為能解決中國問題之完全

方案

中山先生全部學說的中心，是三民主義。其他一切主張，均可包括于三民主義之中。故三民主義與總理遺教，名異實同。

三民主義是什麼呢？

用先生自己的解釋，「三民主義就是尊國主義。」

這個定義很多。尊哪一國呢？尊中國。為什麼要教中國呢？因為中國外患內憂，有亡國危險。不救中國，就要做亡國奴。怎樣救中國呢？實行三民主義。中山先生在北伐宣言中說：「國民革命之目的，在造成

獨立自由之國家，以維護國家及民族之利益」。遺教說：「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」。這是先生一生理想和奮鬥之最扼要的說明。三民主義是求自由平等的理論與政策，是國民革命（亦即民族革命）的理論與政策。是求國家獨立人民權利的理論與政策，是抵禦外侮復興民族的理論與政策。一言以蔽之，是能解決中國問題的輿說。

這是不是排除三民主義之國際意義呢？

三民主義是中國在現代國際環境中的要求。三民主義要求民族獨立與國際和平。但三民主義首先關心的，是中國。三民主義反對民族侵略，也不主張世界革命。三民主義不容許他國侵略中國，亦反對侵略他國。或三民主義贊我國際平等互惠合作。不是排外主義，孤立主義。三民主義確鑿中國之國權，同時盡中國對世界之義務。然如中國不能獨立，中國也無在世界有效發言之力量。中國不能獨立，世界無正義和平可言。所以三民主義是民族的；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本的。

一切學說等解決問題之需要。中國問題包含一些什麼問題呢？簡單說來，有三大問題。

第一是民族問題。中國為少數滿人統治三百餘年，清廷雖然推翻，而一百年來，中國受列強不平等的待遇，特別是日寇之侵略，日甚一日。中國要求國際平等，蓋不如此，中國不能生存。民族主義者，即民有之意，即中國由中國人自主自治之意。中國的一切歸中國之不能受他國之壓迫。中國領土主權，不容外人侵害和分裂。同時，境內各族亦共享獨立國家之平等光榮。

第二是民權問題。中國受滿清帝制統治三百年，此種少數人之貴族官僚，束縛人權，因陋固本。辛亥以後，軍閥實族及貪污之官僚政客，特別是日寇所操縱之軍閥與漢奸，又魚肉人民。中國人民要求政治平等。蓋不如此，中國不能進步。民權主義者，即民治之意，即中國主權在全體人民之意。同時，也有啓發人民知識能力使無負于國家主人翁之意。全體人民有表示其合理的主權意志之權利，同時使政府強而有力。

第三是民生問題。清廷政治失修，人民生活困苦，及與西方接解，特別是日寇之經濟侵略，中國農業手工業生產力更加破產，「中國實業即在中國境內總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，經濟上之生命為之剝奪無餘」。

國民黨一次宣言)。中國人民要求經濟之進步及平等。蓋不如此，中國不能發展。民生主義之者，即民享之意，即開發中國富源發達工業，同時，尚須使此種富力不為少數人所壟斷以謀縱國民生計，而使全體國民物質及精神生活均能享受國富之惠之意。我們要既富且均，教養無缺。

這便是三民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。三民主義就是這些問題的答案。

中國問題的本質

但中國問題由何而生呢？其根本之點在于何處呢？

答覆這一個問題，就要知道今天中國之問題，本質上不同于過去之問題。舊時方法，不能解決今天問題。今天中國在一個新的時空範圍之中。今天中國問題發生于現代的國際環境之中。今天中國之外敵不是金元游牧民族；中國的內憂，也不是復井田遺毒之類所能解決的。

十六世紀以前，中國既富且強，也最文明。但自此以後，并無進步。然歐洲各國由民族國家之成立，工商業之發達，進入民族主義政治科學文明的現代時代。及機器發生，資本主義更一日千里。所謂現代，就是資本主義之時代。

資本主義不但是帝國主義。但資本主義侵略他國與土主權資源之時，就表現為帝國主義政策。資本主義是一種制度，而帝國主義是一種政策。但帝國主義政策是向後發國家，特別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國家行使的。而後發國家因無現代的抵抗力量，就被侵略為殖民地，或半殖民地。在西方以機器及大砲軍艦武裝的時代，中國還是農業手工大刀和末鎗的時代。我們落後了，於是被侵略。

中國的一切問題因與新環境接觸而起，或變更其性質。中國一切問題，即是不能適應這新環境而起。在東西文化優劣之勢甚顯的時候，中國只有兩條路：或變法自強自己現代化；或不自自長進，殖民化。中國因為滿清政府之腐敗，及不利的國際形勢，在中山先生出世的時代，已經走入殖民地化的不幸過程中。清廷的腐敗，無須多加解釋。所謂不利國際形勢者，最初是列強圍攻；而在這圍中，日本則半現代化加入這圍攻；而歐戰以來，日本利用國際情勢，對中國作有組織的侵略。中國的自強運動既異常沉滯，而這些進攻與侵略，使中國自強運動更加一

層困難。於是領土主權的淪喪，農業的破產，工業不發達，軍閥官僚政客作惡，學術不進步，人民無智識，內戰，天災，人禍，以及這一切又互為因果，使國家衰弱，民不聊生，「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」(國民黨一次大會宣言)。(未完)

隨感錄

日本的裸體外交

倭奴之狂妄殘忍，和卑賤，總算是世界第一。自己那樣一個怪國，居然要「征服世界」；爲了這野心，不惜強男盜女相之詭計。前些時對領天津租界，說英國人的衣服，引起英國人的憤怒，他的軍官却說說衣不尊侮辱，他就可以當穿脫衣云。無恥至此，何話可說！然流氓而；也就如此。然倭奴豈僅當穿脫衣不穿恥辱，母留是日本國粹。東京市上夏天就多一絲不掛的人物，至于澡堂內公然猥行，私生子也做皇帝，倭人又何常引以爲恥？倭人在澡堂內引誘非律實的運動員也爲外交美談。

最近日本外交部派外交官河合至滬。在「大滬市政府」宴會席上作「裸體跳舞」，以表示「赤裸裸之合作」，據日本報載說，「華人見之深爲感動」云。過去敵人談什麼焦土外交，水島外交，啄木外交，自命日本通者，亦學舌稱博雅。現在，也許是日本的裸體外交時代罷。(了)

汪逆的「社會主義」

汪逆曾大講其所謂「社會主義」。六月廿六日報載汪與敵之「條件」二項：「簽防共協定由倭在南北各要地駐兵；簽經濟協定，中國重工業資源由日管理。預協定自然資源，因爲汪逆有何種權力答應日本這般條件？然由此可見汪逆所謂「社會主義」的滑稽。一國戰略地點送給他，謀讓送給他，還有「社會主義」嗎！但一個寄居者自然想不到中國謀讓的價值，也就覺得日本拿去，正和男一漢奸黃秋岳所說「于國無損于己有益」罷。但日本也有「社會主義」者。日本社會民主黨說，日本是無產階級，中國是布爾喬亞，所以九一八是社會革命。佐野學說：要由日本天皇統治東亞，實行日本的一國社會主義。還有中國另一派社會主義者說，

中日戰爭是西國帝國主義之爭，無階級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云。這些社會主義者，何妨聯合起來組織一個「國際」呢？（丁）

漢奸之「景氣」與不「景氣」

六月初汪逆大肆活動，在日本保護之下，日本飛機之上，僕僕東京上海天津青島之間，并發表廣播。替成讀田三期，說中國大生應降日，自願簽訂上海協定塘沽協定之「功勞」。汪逆無恥至此，無非表明漢奸資格，以圖其大皇帝帝之慾。但王逆克傲馬上談話，謂聯合傀儡組織，恐難實現。兩「賢」相阨，汪逆倒籌。王逆并非大膽，也無非因為兩人背後東洋主人，勢均力敵而已。汪逆還够不上敵人走狗，不過敵人一部逆轉務人員之走狗，走狗之走狗而已。至于說到親日汪逆雖有赤心，王分梁雖總算精華，汪逆想後來居上，其受奚落，不亦宜乎？汪逆見首席全權漢奸當不成，於是廉價出賣，代表「安撫司令」在廣州廣播，這只是希冀王梁二逆三分春色了。但據說安撫大員汪氏「請屏」他的旨意，而他們相信「天皇」是有誠意的。這一冤魂哀號，我對於漢奸的教訓比什麼文章還有力。

這是汪逆私奔後就不景氣時期。到了阿部組閣以後，汪精衛又稱漲價。據汪精衛開會時的謠行市，每人每天開會費二十元。該人也許想在十月十日讓汪精衛演演一番。但汪氏還要作其預備工夫，所以最近發表宣言，對王克敏孫鴻志二位前輩，大發慈悲一番。這種轉變作風，是汪逆本色。而將度景氣，也并非不可能的。決定漢奸景氣不景氣者，是日本人和老漢奸；但決定漢奸存亡者，畢竟是抗戰。惟有抗戰勝利，才能消滅漢奸醜劇（丁）

榮辱的對照

六月二十六日宣慶級上有兩條消息排在一塊：士兵會將帶傷敵敵，人院後所餉濟家，其岳跪至哀來信勉其為國盡責，勿以家為念。下開載某大學一男生單不成，開鎗殺人。一面是忠孝義廉，一面是荒唐墮落。大學生中有如此不肖份子，雖死，也是國家之羞。然而這一個兵，

一個學生，也正代表中國之兩種。（丁）

漢字「拉丁化」與學術中國化

我國有一般人提倡漢字拉丁化，其勢洶洶。但這些提倡家最近又提倡一個新口號：「學術中國化」，以表示其既理論，又現實。假如文字語言也在學術範圍之內，那麼，他們是否感覺到這「兩大口號」互相矛盾呢？

要解決這矛盾，只有兩種方法：
第一，根據辯證法，矛盾統一。所以漢字拉丁化就是學術中國化。你如不懂這公式，只怪你不懂辯證法！

第二，過去美國發起銀行圈的時候，日本人曾提出一個口號，叫做「滿蒙除外」。根據這辦法，學術要中國化，但「漢字除外」。除外「主義」者是很多的。許多人反對西方物質文明，但是，他個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却要除外。精神文明意識，但汽車是不可少的。

但這樣，恐怕這不是學術中國化這一奇特咒語的真意思。他們的真意思大概是如此：要使「學術」為中國大多數人所了解。這志願很好。但學術是什麼呢？就是唯物辯證法。怎樣中國化呢？例如，用豬八戒吃人參果，孫猴子翻筋斗雲之類來解釋辯證法也是。

假使如此，我以為第一個使「學術中國化」者，是錢復。他用六經佛經諸子術語譯西洋書。不過，他用的是死文字，是「封建文字」，現在應該用「大重語」即「普通文字」。所以，也可以說，學術中國化，就是錢復的奧伏轉變或揚棄罷。於是乎，再來拉丁化一下，於是乎學術中國化成功。但還有問題。例如，「揚棄」是什麼東西呢？這雖然不大中國化，却很日本化——但也不要緊。因為據「學術中國化」發明者的讀書月報說，「井無不合」云。

不過，我老實實說，如果學術二字是指現代科學或技術而言，我看今天不是學術中國化問題，而是中國學術化的問題。如果一般的知識水準提高一點，如果大家都有一點「常識」，則不僅許多稀奇古怪的話不致發生，抗戰建國也一定及到許多便利。學術先生原未宜言不到中國；而不學無術真是國家災禍之根。（未明）

世界史略

這還不要緊。但第二個問題。亞洲生產是什麼呢？首先馬氏的解釋就不同：第一，在資本論中，他曾稱印度之農村公社為亞洲生產方法。而第二，在另一地方，他以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亞洲生產。如是，則前鴉片戰爭之中國社會結構，是印度的農村公社了。這不是事實。而倫敦所說，則鴉片戰爭之中國，也是其古希臘羅馬中世歐洲遠落後了。這也不是事實。而羅格晚年在共產黨宣言序文中，又曾經說過，農村公社是自愛爾蘭以至印度都曾經歷的社會原始形態，則亞洲式也是歐洲式了。如亞洲式一詞是指亞洲諸國之生產形式，而這一名詞又無一年代限制，顯然謂四階段為一般社會過程說不通了。

然而，到底亞洲式者，特徵何在呢？模列漢諾夫以其產生由於特殊地理環境，馬家臨則張爾柏之說，謂其特徵起於治水之需要而生之集權。列甫有將亞洲的與中世的農奴的諸詞連用。杜布路夫斯基則將封建制與農奴制分開，以亞洲制為亞洲農奴制之形態。此外，亦有將所謂亞洲制與商業資本相連者。蘇聯少壯馬克斯主義者是除了列甫解釋以外，誰也不承認的，只好說亞洲生產是一種亞洲封建制度。但既然如此，何以這反而要比古代生產，歐洲封建生產落後呢？於是他們只有一個方法，即避開這問題不談。可是，又不能脫馬克斯錯了。

這些問題如不能作一圓滿的解釋，馬克斯之公式，是不能存在的。但馬氏自陷於矛盾，是無法圓滿解釋的。

然則一個有思想力的人物如馬克斯者，何以會陷於概念之矛盾呢？這由於當時西歐對東方歷史知識之缺乏而來。

馬克斯之四階段，如認為世界史或文化史之四代表時期，殊無問題。如今日西洋史，無不首述埃及巴比倫文明。次述希臘羅馬文明。次述中古時代。次述現代。泰納 (Taine) 在其藝術哲學中，早有相同劃分。然馬氏係以此為社會階段，即一切社會須經此四階段。亞洲生產方式為馬氏晚年所承認，但在其初期著作中亦有萌芽。近年發現之德國精神文化中 (未譯為中文)，有所謂「蒙古人時代」。可視為亞洲生產一詞之先聲。此種觀念，蓋出於黑格爾。

以後，馬氏由教士之東方遊記之報告中，對中國印度得到若干之資料。然此項報告，并不正確，更不完全。

故馬氏所謂亞洲生產方法者，係黑格爾之斷斷的圖式，與當時教士

新片之資料之混合。讀者試看資本論中關於中國印度之敘述，大受黑氏之影響，其徵引多教士之報章，自不合事實，自非偶然。是故若以馬氏所說以論中國社會，自冤枉之極矣。

由此觀之，馬克斯之社會階段論實甚錯誤，而亞洲生產之說，尤極混亂。

(附論亞細亞生產方法略答批評者)：數年前，中國社會史論爭時期，余曾主張：如有所謂亞洲生產方法指鴉片戰爭前之中國社會生產方法，則此社會之特徵，即專制主義，而為其基礎者，即土地資本與商業資本之矛盾及結合。余在一九二九年譯藝術社會學時，即提出此意。以後，余曾謂專制主義之經濟基礎，蓋在工廠手工業制。當時余固信仰馬克斯主義。然以四階段連續說不合事實，而鴉片戰爭前中國與亞洲中世封建社會固有不同，為解決此矛盾，始作此一解釋。但反對此說者甚多。然在是等反對論出版之時，余已去國，僅由海外略知反對者之言論，而余已在不能答復之狀態。且余已漸根本放棄馬克斯主義之信仰，亦無答復之興趣。然此項反對論，至今亦偶見之，願就所見者於此略覆之。批評者中先有李季君，彼係以亞洲制與奴隸制平行，而先於封建制者。次為李立中君在中國經濟所作一文。彼之論點如何，余亦不甚明瞭。因彼非如李季君尚有一定之一貫見解也。再次為何幹之君，彼大約以亞洲生產實為封建生產之變相。此為蘇俄現代青年史家之通說。不足為奇。此外尚有在中山文化季刊上作文之某某，與一名為呂振羽者在一小冊中之所說，其論點大約與何君屬於同一典範。其中李季中最高「街事」。李君文出之時，余已知馬克斯論其四階段係連續進化階段之假札，李君如認馬氏所說即係經典，則彼所根據的模列漢諾夫之修正論，即亞洲制奴隸制并行論，根本破產。但李君似不曾看過是項文獻也。至謂亞洲制為封建制之一變相，係遲就事實之論，與馬克斯之本意本不相合，而封建制之變相當不只一種，特別輸出亞洲制，以與其他三種制度并列，自非「變相」二字可以說明。至於呂振羽，係拾布哈林之一文而略口譯馬，如呂某知布氏今日之命運，或亦自悔其失態乎！總之，若必符合馬克斯之本意，則大家所說，都不合於馬克斯主義；若論遲就實際，猶論仍無可非難。蓋馬克斯之四階段論，特別是其亞洲生產方式論，